

缅怀·致敬

人民英雄纪念碑

我正站在天安门南面的南面,或者说这六十多年来一直都站在天安门南面的南面,见证着这北京的沧海桑田。虽已过花甲之年,但因政府的悉心照料仍雄伟屹立着,不只这六十多年,未来还有一百年、六百年,我都将站在这里见证中国的崛起。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似乎格外热闹,人们刚在一场艰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恰逢党的百年华诞,怎样也该热闹一番。那一张张洋溢着幸福的面庞,是我所看到的,也是那些无名英雄最想看到的。从被建立的那一刻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



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人用十年、二十年的青春甚至生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足迹。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知道,我的身上有着他们的影子,我的职责就是记录他们,无名之辈,有名之碑,多配。

我想我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缅怀,更是激励。我的国家从半殖

民地半封建化的水深火热中挣脱出来由数万万同胞守护着并逐步迈向世界之巅,这份伟大的守护需要更多人的加入,我们需要更多的无名英雄投入这场守护的战斗中,为自己而战,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

我身上的这一段碑文是由毛主席起草,周总理所写的。三年的

解放战争,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斗争,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鸦片战争,我们牺牲了无数有志之士,我想要这一代的娃娃们铭记: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9 数娱二班魏红明

生路

——子君的手记

如果我能够,我想找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自己的生路,只为了自己。

父亲来时已是黄昏,他看着那几件破旧、黯淡且极显稀疏的家具,他并未说话,脸却如黄昏的天一般显得昏暗。

“父亲”我怯生生地说到,眼角却不知不觉间已经湿润。“那个家伙去哪了?”父亲冷漠地问到,父亲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异样。

“去...去图书馆了。”提起他我不禁因想起了他而哽咽。“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一想起他那比这寒冷的天更冷酷百倍的表情和言语,我骨髓里都觉得寒冽。

“走吧子君,跟我回家。”父亲坚决的声音让想拒绝的我无法拒绝。

“嗯...”听到隔壁传来的笑声,小官太太和她先生围正在桌前吃着涮羊肉,闲聊着趣事,我再看向那半株白菜,心里仿佛暗暗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先去托小官太太带话给涓生,显然她还想问些什么,却因

看的到我阴沉的脸而又停下。父亲在前面走,我低着头默默跟着,想起《娜拉》里的一句台词,“我只想为了我自己”,或许没准这是条生路,一条毫无挂念的路。我早就知道他厌恶我去养阿随,去养油鸡,而不是去读书去和他散步,我知道他不喜欢阿随,不愿我与小官太太暗斗,但那都是些小事,一想到我夜里与他温习那最初的一幕,总有些许甜蜜涌上心头,再苦再累一定能与他一同克服,想起我们受到讥笑他依然以骄傲反抗,我才能全不关心,镇静地缓缓前行,因为他,我才敢向叔子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直到.....直到他说出那些话。

想到这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落下,一块手帕递过来,原来是父亲突然停下回过了头,我再也忍不住扑入父亲的怀中,父亲眼中却露出不忍以及犹豫的神色。而那时的我却丝毫未察觉。终于走到了家门,看着家里熟悉且陌生的物件。

我禁不住感到了一丝安心以及不安。然而,父亲拉着我的手径直地走进家门,我依旧低着头不敢去看别人的眼睛,害怕看到他们眼里的讥笑。想起那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

权利!”泛黄的脸上也略微发红,让我唯一好受的是,没人说些羞辱我的话,叔子也因有事而去了远房亲戚家。就这样回到家中,日子好像恢复到了一年前,不必再担忧平日里的生计,不必辛苦忙碌,少了小官太太的吵闹,一切都那么宁静,只是有时会想起阿随,禁不住红了眼眶。但时间一长,许多记忆也都变得模糊,我的脸色也变得红活起来,我好像变得麻木,变成了与涓生向往的女性相反的角色,离娜拉所说的话越来越远,但我觉得这是条“生路”,我相信且坚信着,直到叔子的到来。

叔子一早就到了家,穿着一身新衣,带着许多礼物,父亲和亲戚们都来迎接,这明明只是一趟很短的外出,为何大家都这么重视?我不知道也不在意,只想和叔子好好道歉,收回那些幼稚,更好地稳固我的“生路”。我鼓起那怕被讥笑也要上前的勇气,离开了我的房间。当但他看见我的第一眼时,满眼的不是厌恶,而是满眼激动和庆幸。

“子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好像看透我的心思一样,他急忙发话好似怕我难堪一般。

“叔,对...不起,我.....”

“不重要不重要,多亏你能回来,不然我儿子子庆的事可就麻

烦了”叔子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

“子庆什么事,我回来门都没出,可帮不上忙”我似乎被他如同猛兽看到猎物般的神情吓到。我不禁看向父亲,出乎意料的是,不仅其他亲戚面无表情,连父亲也冷漠的可怕。

“不是你答应嫁给我那远房表弟,子庆哪来那么多钱娶媳妇呢,多亏了你啊!”叔子的一个个字砸在我心头,我难以置信。“是啊是啊,要不是子君,我们怎么能攀上这么有钱有势的亲戚呢,幸亏她能抛弃那个满口自由的家伙,叫什么来着?涓生!叫涓生”一旁刚刚面无表情现在却热烈的讨论的人,明明面庞很熟悉却如此陌生。我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将唯一的希望投向满脸冷漠的父亲。“要我说还是得多亏子君父亲主动让子君出嫁,他老人家还是明事理啊!”

子君觉得这似乎给了她当头一击,踉踉跄跄地走回到屋中。拿出了柜子里的砒霜,那是用来反抗叔子和父母阻碍自己跟随涓生的手段。

“果然这才是生路嘛”吃下药,子君将手纪放在抽屉中,整理好衣裳,躺在床上,又回忆起了那段夜里与涓生的模糊回忆.....

第二天明,人们都发现了断

气的子君。“这可怎么办,子君没了,谁来出嫁?谁家还有同龄的姑娘”“我儿子还等着结婚呢!”“到底谁家还有女儿,别白白浪费了这次飞黄腾达的机会啊!”

而子君躺在那好似不被人发现一般。众人乱作一团,不知是谁说子庆还有个表姐和子君一般大尚未出嫁,一群人趋之若鹜般去那家表姐家帮新娘“出嫁”去了。

一屋子突然清静下来,只剩下父亲以及躺在那的子君,父亲缓缓走向子君,脚步重的很,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压在父亲身上。父亲抬起脚跨过门槛,来到子君床前,轻轻地整理子君凌乱的发丝,他眼中透露着些许温柔与悲痛,更多的却是后悔。

“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子君啊,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堵死了你最后的生路,老天爷你睁开眼,女子真就不该读书识字吗?!不该读书识字吗....”父亲无力地跪在子君面前口中却始终喃喃这一句话。

自那以后,子君父亲便常坐在大门空一遍又一遍地念叨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是德...真不该读书识字吗...”旁人都说他疯了,痴了。

(20 新闻周子魏)